日暮 日出 淡江印象　　50週年校慶徵文

瀛苑副刊

我在這滿山煙嵐與林翠織錦的校園裡，她始終伴隨我這些年沈潛的歲月，世事的遊移其實有很多是漫不經心的，然後在朝朝暮暮的想望裡，必然地、委婉地首尾相續，不絕如縷，甚而我們的相知，也在那些個山水相逢的日子裡，悠遙地譜下了新聲。

五虎崗是我文學心靈的第二故鄉，相映著由淡水到觀音山的山水連線，她的本質是純粹色相的諦觀，是以淡水與觀音山同樣呼應我生命基源裡重要的心靈質素———山水的感興與色相的思辨。這番的悸動，一如當年負笈北上淡江求學，那份咫尺天涯的原鄉情結。

我之所以情鍾淡江，也正是初見時那種似曾相似且熱淚盈眶的莫名感動，大學時代孤寂的人間行色，率多寄情於斯；或山景酬答、或石階訪幽，索隱探頤的心靈意緒，她如實地袒露了我的生命美學與宗教。

觀音山影與瀛苑的煙嵐，我慣於來此放逐心神，在暮色裡貪圖客居山隅的餘額，曠野林相的風情，幾些年來感潤了我這風塵僕僕的身心與信仰，滿山的生機與古意，再加上蓊鬱蔥林的從容清寂、家居溫泉的滌盪塵泥，還我真元；那麼旅行就可以一如生活，從容有度卻也如是如是；我喜愛在此與友人品茗共話，或聽罷一夜蟲鳴，更長的時候，居此寫稿，尋找創作的哲思底蘊。也可以這麼說，更多的時候，是來此品啜孤獨的存有性況味！

五虎崗上鐘聲不知何時突然響起，鐘聲悠揚繚繞，在聲色冥滅的時空裡，我隔著宮燈道碧綠的窗畔，逐一審視韶光在我身上的變化。這裡曾是我這七、八年來，勾留難捨的沈思所在，每一度的親臨，就有一番心色的曲隱、一番的熱淚盈眶。觀音的自在容顏以及淡水河的潺潺溪鳴，是校園裡、極令人鍾眷的暖意。

然而在這群山環抱、明潭印月的伽藍書卷中，最最令人動容的一筆，莫過於當年中文系諸文友在此留下的人間行色。友朋間年少的文學因緣即是在此交會，有誰會想過，一場無意的因緣，影響的是一記無比悠遠的清音，改寫了多少人面對紅塵的無力與悲歡？這些心口的回憶，而今聽來，仍難掩韶華為其積澱的古芬盎然。

瀛苑裡的銀桂於花期裡綻放幽香，簇集的綠繡眼在花林裡一片鬧意，不減尋常；我攜簡冊茗具，在這瀛苑旁的亭中長駐，為的也是感念這些年歲月未嘗改變我一顆入世根清的心意。這亭落清爽雅致、不畏炎暑，側書其間，不覺身心具靜。書罷掩冊起身，每一位移，恰可觀照觀音山不同角度的晨昏變化，「觀音靜臥、淡水輕流」，那種心中難以言語的感動，早早化為一炷馨香，無比惜緣。

水鄉淡水的山川行吟，也因為有了這如許禪意的景照，而顯得靈動飄渺，自負笈北上以來，我常將自己化為這大自然的野渡鶴影，忘神地尋覓魚群與鳥蹤，久而久之，一種沛然而生動的思維，竟遠超乎我過去既有的人文視域。宮燈道上的夕陽餘暉、福園的游魚，他們天然的韻致，以及流動的節奏，復以牧羊草坪上飽和的芬多精，讓這一介蒙塵已久的遊子，竟有睽違咫尺的傷感；但那層傷感已然不是天涯倦客的五湖拓落，更不再是借境調心的煙霞痼疾，而是油然地活脫地像流水般的思考，一任曲折迴環，不著不即，念念隨緣，卻又歷歷分明。

而這趟思緒流水行經的，卻也是哺育我最深的一塊夢土，母校淡江大學，我們管她叫做「五虎崗」，山上山下盡是好陽光，那道觀音山脈下的回憶，幾些年來猶如年輪般地深化，編織著我在今昔之間，一貫地行色與偉願。我依舊懷念在崗上的那段歲月，也寫過多少去城懷鄉的追想曲，但在現實的淬鍊之際，日益鮮明地，是這片水珮風裳無數的夢土上，那種師生間亦師亦友的雋永餘韻，我們之間沒有代溝，在早歲時即已有了開朗的世界觀與人生取向，老師們的情志、悲慨、未完的理想，如同一曲有待唱盡的歌謠，等著下一代填詞接唱。那些個晨昏，彼此或漫步宮燈花徑、或駐足橋關、或秉燭夜話、或尺牘互勉，我深深覺得教育的可貴，不在於時空，而是莫逆於心，咫尺天涯。

約略記得是大三那年，過完大年初三隨即偕友朋風塵僕僕北上淡江宿居處，為的是趕上初春夜裡這滿山的華燈與泉聲幽咽的聲情，「宮燈道」的古芬盎然，伴著「觀音山」的滿目山色，是我在淡江歲月裡至為滿意的心靈構圖，淡水的夜色在此刻是設色濃麗的工筆意趣，幾處教室與商管大樓都沸騰著西洋式的歡愉，我們依然中國，選就了運動場的窗隅，在觀音山慈悲般的燈影裡，裁下一則記憶。更重要的，祇為不負這些年來，在這滿山鄉音裡，踽踽獨行的歲月曾經燙平了我不安的心魂，啟引了我在婆娑色相中堪忍的信持，而這山、這夜、這管緊弦似緩似急的心曲裡，沒有人比我更珍視這若即若離的心理磁場；時而流緬也時而縱情，在餘韻中，深知這段餐宴是有其形式

上的終始。於是趁著夜露未華的當口，我們盡情享受山水餘韻與心靈饗宴。

這夜是清寂而悠長的，那種在夜下、月光裡，盡興地悠遊於淡江迷人夜色中，觀音山色飄然，斷續地相應在此共話的氛圍與心語的快意，然後聆罷一夜山吟與海瀝，始盡興而返。

淡水的迷濛，宛若成為心靈長駐的伽藍，這裡毋須僧儀與酬庸，只有山色的頂禮與心色的晨鐘暮鼓。我就此暢述、賞景、吟詠、行居之際，作一番滌盪情志，以心觀心的證悟；也最愛倘佯在淡水夜色裡，共看「觀音靜臥、淡水輕流」的虛實與損益變化，情往似贈、興來如答。

淡江最富美學欣趣的意匠所在，莫過於宮燈長廊與簷下的木格子窗櫺了，巧妙地將戶外滿園的綠意，山景與古芬盎然的石板、流泉，或動或靜地借景於斯，宛然一曲跌宕緩急不一的音樂，在長廊裡編譜演出，四時物色的增減消息，起興我們話題裡回憶的深淺處。這不過是我們在此體映的一番美學況味罷了！最繫人心深處的審美肌理，莫非這滿園花色裡，建築美學的命意與天地韻律，任人醉吟其中，不復追問世事塵垢的雜音。

淡江的風雨是最讓人摸不著方向的，幾番的夜雨幾乎成為在此生活的基調，就著活動中心前的燈影，躺在蛋捲廣場的大宇穹廬中，在這寧謐的時空裡，將全然的心神託付給了時光的遊戲，在驚聲大樓與圖書館燈光遊移與變滅裡，點綴著心靈深處最最真實的聲音。儘管紅塵中的變換是何等不安與無常，但我確信對淡江的情思是不會因歲月而褪去，這番的心影互證，不僅無法替代，也是青石無悔了。

夜雨滴答的笙歌午夜，心史毗連成回憶深處嶺斷雲連的江山好景，我悉心堅認這十年來兀自僕僕，為淡江的感恩與懷念，也為這十年來對淡江的信持低吟良久。而我的生命與過往，在星光夜空下，伴隨繁星不絕如縷，盡訴於斯！長溝流月，點滴無聲，闌珊裡，韶光自剪芳華。

在我真誠地將心扉敞開之際，我更堅信此生築夢的路是百折不回的，而在人海茫茫的心影中，在淡江度過人生的黃金歲月，其間的傳奇與回憶，筆墨難書，唯有彼此才懂。

宿居淡水的日子裡，這樣的信念影響了我，結識到不少性情洵美的人師、友朋，這樣的生命將延展成何其動人的經驗樣態？然而現實的吊詭與多舛，卻也是踵繼而來，這些年確乎帶給我不少的掙扎，但每每在我心中縈迴不去的，不盡是淡水人情的娟好、淡江的心靈磁場，進萃為我建構生命與文學的心靈宏願；一種不需依賴己成勢力，不講解脫，不受決定的實踐哲學，我想是更切近生命本體，也更直指人心。

這道探索的歷程還會堅持下去，願更多有心人，一同來擘劃，在淡江那種真切而彌滿的生命力之下，山川物色與著人情的光熱，不僅同源，更能同步昇華。